

茄山河

石筱英买香烟

文 / 丁婷婷

角8分一包。告咯,阿拉总归事先拿一条大前门一拗两,再拿掉一包,上面放两包牡丹,算是一组。来一个人买,就剪脱小菜卡浪个一只角,剪下来个角,阿拉倂要贴了纸头浪,然后作为凭证,到批发部去进大前门搭仔牡丹香烟,定量供应,相当严格。

有一趟,石筱英来阿拉店里搭阿拉商量,伊讲,伊吃勿惯大前门,觉着甭个香烟忒凶,吃了喉咙里向毛拉拉个,是勿是可以拿大前门倂调成牡丹。甭记阿拉有点吃酸了,一时头浪面孔也有点僵牢了。到批发部去进货,数字碰勿拢是勿来三个。甭哪能办。阿拉也晓得伊个身价,唱戏个喉咙是顶要紧个。阿拉四个小姑娘脑筋骨碌碌转了一圈,有了,拿瘪壳个牡丹香烟买拨伊。运输辰光香烟总归会有点压瘪脱咯啥,本生一点瘪壳子个香烟阿拉倂是硬劲划拨人家,常常为仔甭眼瘪壳子个香烟跟人家吵相骂,现在勿是可以卖拨伊了吗?阿拉可以跟批发部讲,瘪壳子香烟人家勿要个,阿拉只好勿剪小菜卡卖拨人家。后来批发部想想也对,每趟进货伊拉就会多拨阿拉几包牡丹香烟喀啥。甭能阿拉就拿瘪壳子牡丹

香烟暗暗叫园下来,有了几包以后,阿拉就会跑到后门口,拔直仔喉咙叫,石老师来买香烟。一听到叫,石筱英就会笑咪咪个跑过来,谢谢妹妹噢,谢谢妹妹噢,一口软绵绵个老好听个浦东上海闲话,“噢”个声音拖得老长。

石筱英香烟念头蛮大个,靠甭点瘪壳子香烟是勿够个。告咯,阿拉又多出了一桩事体,搭别人卖香烟个辰光,就会轧轧苗头,问人家一句,依牡丹要哇。有点人做人家舍勿得吃牡丹,倒底牡丹要比大前门贵1角3分,会有人想拿牡丹调成大前门。就此阿拉做起了“中介”,调下来几包牡丹积起来再卖拨石筱英。不过,有辰光也会看豁边,拨人家翻白眼,触霉头,冲依一句:我做啥勿要。既没关系,套用现在一句时髦个闲话,阿拉终究帮石筱英圆了伊个“牡丹梦”。

石筱英也是蛮感激阿拉个,记得有一天伊兴冲冲拿仔四张天蟾舞台个沪剧票子来送拨阿拉,讲:“甭是我学生马莉莉个一出新戏。”

四十年过去了,石筱英老师也已作古,不过,石筱英来买香烟个样子,甭天伊拿票子来个样子,我是勿会忘记脱个。



小小擦鞋童

图 / 范生福、范思田
文 / 沈寂

抗战以后,上海英法租界成为“孤岛”。各地富商到上海来发国难财,中等人家避难到上海来谋职,更有大批难民,赤手空拳来上海求生。一时人口猛增,失业、失学的人数也越来越多。

最令人感慨的是一些贫穷孩童,父母穷,付不出学费而失学,人又太小,找不到工作。只能到一些小马路和弄堂口去“擦皮鞋”。父母先为他们买来一只靠

背椅或旧藤椅,再准备一只肥皂箱,从木箱子里取出几把用处不一的刷子,黄黑皮鞋油和几块擦鞋布。一见路人经过就叫唤:“来!来!来!开汇鞋油!一角一双!包你皮鞋擦亮!有卖相!”也真有不少行人出门匆忙,来不及擦鞋怕被人看轻,就坐下来擦。擦鞋童为了抢生意十分卖力。鞋油要节省,宁可多出汗,拼命擦,一天所得只够自己吃饭。

远开一点

“桂花黄”

文 / 彭瑞高

下乡后胃口更大了,难得回城一趟,就像饿死鬼似的,顿顿把饭锅子刮得砰砰响。姆妈看不懂,就问:你当了农民,还是种粮的,怎么比以前更见饿了呢?是乡下吃不饱吗?

我不能明说,怕姆妈担心。其实在乡下,饭确实吃不饱。我们村虽是种粮的,但统购统销任务很重,每季收了粮,就要成车成船集到国家粮库去。队里留的口粮很少,定量也很低。像我这样的壮劳力,定量每月42斤,算是最高的了,但农活那么重,消耗那么大,中等青花碗,我一顿三碗也打不住,回城像饿死鬼一样,实在难怪。

我们队种的稻谷,品名“桂花黄”,听这名字,就晓得是好米:稻谷颜色跟桂花一样漂亮,桂子飘香时,它也熟了。“桂花黄”轧的米,吃口糯,味道香;烧出的饭,粒粒亮晶晶的。这饭好吃到什么程度?就是没有小菜,你也可以空口吃两碗。

有一年分粮,分的正是新轧的“桂花黄”。分粮后第一餐,我烧的是菜饭。正好城里带去一小块咸肉,点火前,切成指甲大小的肉丁;加上自己种的小塘菜,是正宗的一锅咸肉菜饭。这一下不得了,饭蒸汽一潘,就止不住让人流口水;饭熟后锅盖一掀,肉香饭香腾上来,人差点晕过去!当时我量的是一斤半米,打算吃两顿的,结果三大碗下去,锅子就见了底。那饭糍焦香焦香的,恨不得也铲起消化了,只是想到还有夜饭,才忍住压下了锅盖。

“桂花黄”现在早没有了,那样的好胃口,也没有了。

网域沪语

好白相闲话

胖太太对伊个闺蜜讲:“我经常去游泳。据讲,甭能可以减肥。”闺蜜听仔马上乱了一句:“瞎三话四,依看到过海里向整天游泳个鲸鱼哦!”

录自微信

依讲我讲

自然就好

文 / 任向阳

眼【这些】年数当中咤啥人硬劲逼牢仔伊要去学上海闲话、讲上海闲话,伊之所以讲了老到位,用了老足准【恰当】个,完全是一个自然而然个过程,完全是像要吃饭穿衣裳一样是一种板数【必然】个需要。垃上海勿讲上海个方言,伊觉着心勿定、气勿顺、阮劲道,跟旁边头【周围】个人也轧大勿拢【不够融洽】。

沪语字典

大亨

文 / 张力平

才,而且是花费了数十万银两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来个。乃末,当时个上海人就拿拥有甭种马车个人称为“大亨”,一直沿用到了今天。

二说:亨,通也,勿是动词,是形容词。“大亨”是名词。凡“城头上出棺材”兜得转,阮没此路勿通之虞,甭便是“亨”。不过辣拉一方

面兜得转个“亨”只是“小亨”,只能囤囤货,走走私,做做奸商,发发小财而已。如果多方面兜得转,上自政府要人,下自白相人地界,都有联络,葛末,其他士农工商,更勿必说了,当然也是路路通,甭就成了“大亨”。“大亨”是了勿得个人物。有啥纠纷,有啥疑难问题,只消“大亨”立出来一句话,啥

闲话闲画



从洋人、外国人身上创造发明出来个。洋盘还是从生意场上个开盘、收盘引申出来个。老上海个商店一早开门迎客,伙计就举起算盘摇上一番,甭就表明自家个生意开盘了。到了夜里向上排门板

打烊、盘账入册结束,也要摇摇算盘拨弄几下,算是一天个生意收盘了。伊个辰光外国人少,勿懂一点中文个外国人多,因此搭外国人做买卖就想法子欺侮伊拉,明里加价、暗中短斤缺两。外国人、

文图 / 阿仁

开盘、收盘、洋盘

洋人就常常会拨老板、伙计斩了温柔一刀。钞票多付了,货也少拿了,还得了个洋盘个外号。当时个外国戏馆干脆就辣戏单上赫然标明“洋人里向”,外国人要轧到阿拉中国人加向来看戏听歌,对不起,钞票加倍。小店家个生意人一看有外国人踏进店门,甚至直呼“洋盘来哉”,暗示店里个接客伙计勿要手下留情,就是要请洋盘上当吃亏。洋盘是从洋人始,但后来发扬光大,自家个同胞也被蒙骗了,一样被大家视作洋盘。铜钿银子面前,人人平等。

开盘、收盘是从算盘派生出来个。就是到了现在,股市里个一天交易还以开盘、收盘来表明。而国人到外国去白相旅游,也常有稀里糊涂被斩上一刀的经历。做洋盘做到了外国,就可以算得上是的刮刮个大洋盘了。